

明宗伯李文莊公全集



李文莊公全集卷六上

明經書寫李太保鄧寧壽林學士協贊書畫墨戲湖翁

序上

陽明先生集鈔序

予觀先生之始學也嘗有志於辭章矣與何景明徐昌國輩相先馳驟嘗有志於事功矣因石英王勇之亂閒出居庸關逐蕃人騎射又每於賓宴布果核列陣勢爲戲嘗有志於養生矣在洪都入鐵柱宮與道士跌坐又游九華山參蔡蓬頭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嘗有志於節義矣抗疏球戴詵等忤逆瑾幾杖殺之夫是數者在他人有其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一

一已足以名天下垂後世況兼之乎不知此正道之障而先生結習之累也天啟先生居龍場萬山中憂患內煎瘴毒外攻從者盡死先生亦自分必死歎曰吾他念已空獨生死未忘耳鏡石椁以自誓而俟命焉當是時平生之所覃思竭能以爲賢於人而足以垂於世若文章事功節義者都如畫水印空無一有用而目前迫切燒眉副心不足爲喻以是逼拶之極不覺中夜劃然開悟洞見此心如暗室得燭一切藏物皆可探數又如貧者得珠此珠原在衣裏乃唱格致之說唱知行合一之說最後指出良知二字益簡益明其言有曰此理沈蘊數百年只爲宋儒從知解

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障翳道益深辟之有人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嘗語人曰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又曰這些子看得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眞假到此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眞是試金石指南鍼觀此則先生之悟可知矣而俗儒不識開然詆以爲禪夫先生所謂良知者謂自心光明本體此心之光明是知此知之湛寂是心心體湛寂非知非不知知不足以言之也故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二

謂之良知若有知則有不知矣非善非不善善不足以言之也故謂之至善若有善則有不善矣非靜非動靜不足以言之也故謂靜亦定動亦定若有靜則有動矣無體無用體卽是用用卽是體無終無始終既不滅始亦不生無凡無聖吾儒聖賢諸佛菩薩皆同此心皆同此知凡夫盜賊夷狄禽獸亦同此心亦同此知其有凡有聖有知有不知有善有不善以至於起滅動靜者皆意也非心也三代以下儒者多錯認意以爲心自意以上一層思量忖度所不及則以爲空虛寂滅不復研究一語及之則斥以爲外道故先生曰辟之廳堂三間其爲一室儒者見佛氏則割

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究竟所謂中間者亦非真正聖人之中間也嗚呼豈不可悲也哉然先生在當時未常諱言二氏有曰二氏與吾儒毫釐之差又曰二氏自私自利推其意蓋亦有所不得已耳以今觀先生與人講格物一條其說甚詳抑亦多就中下人說蓋恐人錮於舊見說愈高則愈不解故王汝中云心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先生以爲此但可接上根人我之宗旨畢竟是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楊慈湖曰誠正格物孔子無此語顏曾孟子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三

亦無此語孟子曰仁人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孟子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又欲誠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先生曰慈湖不爲無見但只在無聲無臭上見也先生之意蓋如此所以只言心外無理將物理歸到心上此時學者尙信不及以至於今日亦不過騰口說耳夫千古聖學只是一心先生良知之說只是說此一心但先生能與人說不能割此心以與人而人各有心卽先生剖其心以與之於人何與故人必自見其心然後可以見先生之心與吾無二見先生之心與吾無二而後知先生之說實諸聖人而不惑不然則一部四書

如大學之心之身中庸之性之中論語之仁孟子之義何者不可拈出以爲講說之題目而先生良知之語亦只講家門面招牌而已矣就使一一依先生說得脗合發得精彩又何益哉若果能自見其心自證自信自說自行則亦真無藉於先生之殘膏賸馥矣子鈔先生之書既分爲內外二篇其實先生之學一以貫之故自南頓以後日在兵間料敵制變彷彿古之名將然於人則兵爲詭道而於先生則良知自然之用也故郡邑簿書之吏皆可假以逮麾先驅而脫蓋陷陣卽興僮廝隸之肩肩者焉韓信所謂驅市人而戰惟先生有之先生常言用兵勝負不必卜之臨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四

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耳有人自謂能制心不動者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其與寧王戰於湖上前軍失利先生正講學時見謀者退而就坐神色自若徐諭諸軍以火攻之具申告三四聽者皆如不聞彼其人皆有大名於時者而皆忙失乃爾因是蓋有以見先生之學同於孟子而神明化裁百慮一致直接孔子一貫之傳且可以驗此心之妙祇一真無內外二三祇一常無造次顛沛雖寂然不動然感而遂通雖感而遂通然寂然不動耳若曰人之材智實有不同有此心不能不動亦可以臨事當難者則孟子所謂北宮黝孟施舍之不如

耳豈可以語於聖賢若又曰雖能不動心亦未必可以臨事當難則柳子所謂捧土揭木坐之堂上蒙以絨冕翼以徒隸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者哉包儀甫大夫捐俸餼先生書命予題其端予實蔑然無知第以此本鈔自予故不得辭

金剛經集註序

李居士曰金剛經疏義夥矣大抵不離彌勒偈天親論者近是彌勒蓋後日補處佛也嘗聞前後現在十方諸佛現身說法無二無別是名法等法華經不云乎過去有佛號日月燈明爲妙光菩薩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故放光明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五

今見此瑞忖知如來今日亦當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由是知現在佛說卽過去佛說無以異也涅槃經不云乎東方有佛號滿月光明爲琉璃光菩薩說涅槃經時琉璃光菩薩諮問彼佛卽同此閒光明徧照高貴德王菩薩所問由是知此土佛說卽彼土佛說無以異也然則彌勒後日不說金剛經乎彌勒說金剛經豈有異於釋迦如來之說乎而誰敢悖彌勒之偈以爲是也若無著菩薩親受此偈於彌勒而爲之論天親菩薩又親受此偈於無著而爲之論以喻況之則譬如王子之刀二菩薩乃親見其淨妙真實之相而非若羣臣所言形如殺角色如火聚者也又譬

如雪山之乳二菩薩純是醍醐而非若城中女人展轉如水無復乳味者也則又誰敢悖二菩薩之論以爲是也若其餘諸家之註則親見刀相親嘗乳味者亦罕矣自主峯長水二師作纂要刊定記引據偈論然特十之三四耳子故盡拈而出之以求正於世之元識博覽者但使偈論由此流通則雖以予言爲前魚亦何不可之有若無著又有十八住論異於偈然其言階差甚密天台智者又有前後二周說異於二菩薩論然其言體名用甚簡了予欲并註之使翼偈論而行而力不暇故稍有待昔樂天作廬山草堂以燒丹將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六

閒出世閒事不容兩立如此今予幸得謝圭組而返初服遠廟堂而居山林釋憂患而安夷曠蓋世閒事非吾事矣書言天之從民欲也豈不信哉

金剛經註采序

金剛經有彌勒補處尊八十行偈無著菩薩親稟受於天宮轉以授其弟天親菩薩而天親著長行論三卷以論釋偈以偈釋經此佛佛的傳也無著又另有頌三卷論三卷今其書皆在藏中義句簡奧學士大夫罕能讀之其所讀者蒲城楊氏十七家等註而已故知有二菩薩論者絕少至於叢林所習則圭峯之纂要長水之刊定記大抵本二

菩薩論有所發明然亦有不盡者焉而蒲城又云自唐時
註是經者已八百家迄今不啻千餘家惜乎不得而盡見
矣子山居發心註天親無著及天台智者三註而周宣和
氏以其所輯註采示予蓋自十七家註及中峯略義外有
予所未見者得非卽蒲城所謂八百家註而宣和有所獨
見者與予問宣和曰何不及天親論宣和曰能大師當時
祇聞人讀無住生心一句何須天親論予矍然語塞宣和
少與予同爲諸生子欽其文學淵博人行軒爽周氏之科
第最多而宣和獨蹇今方以明經選不勝壯心之感而侮
者突至宣和若爲釋然子曰經云善男子能受持讀誦是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七

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
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則
宣和曷爲不釋然乎益盡心於是經焉可矣

功過自知錄序

余讀太微僊君功過格深喜其禍福自知不必問乎休咎
之語手鈔其書將欲張之壁閒以自監而不能無疑於其
所謂法術符籙者意今之方士邪人或得贗之以誑村俗
須稍增損之而未敢方忖度閒忽僧慧持蓮池師自知錄
以相示蓋正增損仙君之意而爲之者也蓮師真先得予
心者因諦思是書是法是彼是我時節因緣有如此乎令

速鐸而布之。苟有方其冠者，進曰：「是二氏之說，邪是吾聖人之說？」邪。余曰：「遷善改過，吾聖人之說也。」曰：「聖人之善與過，求之於心，邪求之於所書之冊？」邪。余曰：「固也是心方爲理，欲構鬪不無所借以爲理，欲見證於所書之善者而喜，所書之惡者而懼，懼者不敢書，則不敢作是證，理勝而證欲負矣。是吾所以學爲聖人之方也。」趙清獻公書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於帝，趙槩貯黑黃二豆於器中，善念則投以黃，惡念則投以黑，始焉多黑，久則全黃，然後去之。范文正公語子弟：「吾夜就寢必自記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稱則鼾寐不稱則終夕不眠，明日必求所以稱。」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八

之者。蘇子由云：「人有死而復生者，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冥官言：『子且置歷書一卷，自書其朝夕言行，但不可書則緘而勿言，禁而勿行。』」夫子由豈說怪者哉？蓋古人所以自警自策，以求遷善改過者，其道皆如是耳。予觀是書，善惡歷然如峻垣深塹，不可跳踰，如火必焚，如水必溺，皆不可怙信而行之樂。善不倦，善長則惡消矣。笑而玩之，謂惡無傷，惡益則善喪矣。善之與惡，原只一心，遷之與改，亦無二事。前言善者如摩頭迦妙華，甘美寤頭食之能令睡頭并除，饑渴後言惡者如彼毒華寤頭食之能令二頭一時俱死，嗚呼可不慎哉！但願作善者見天理之樂，毋以爲

苦觀作善者以爲慈良而親之母以爲柔怯而少之願作惡者見人欲之苦母以爲樂觀作惡者以爲愚癡而憐之母以爲勇健而羨之讀是書者父兄子弟朝夕告誡鄰里朋友彼此相摩惟恐其遠於義而卽於非則吾聖人所稱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是其人也卽以仙君禪師之說爲二氏之說庸何病

一貫微言序

滄州程先生自南海道灘水而浮於湘解所橐裝盡予貧者冬夏一布袍雖盛寒冰雪沾濡然充然有煖色食以酒肉不甚喜喜得汁錫抱瓶伸舌舐之髭頰相膠柱乃大笑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九

博通陰陽醫藥堪輿家言人有所需不憚遠險困頓必致之見人病自爲咀藥雖劇疾一二匕良已但不令人見其方云古人劑量君臣有深意今俗好改前人方故服食不效良然也年八十矣六月行烈日中不以蓋長夜不見其睡貌有童子色與人交絕無假飾篋中無一銅錢遺之不受強納諸衷俄失去爲路人所得見亦不問蓋真有道者也予與處三年始知其精於儒及二氏之學語予此三家者皆出庖犧氏一人平居纂有一貫微言一帙予卽索讀之不能解其意大抵鉤撮聖人之言奇蹇堅悍多與舊說異予因舉陽明先生語規之曰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

爲言不能無同異學者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
陽明持論之平如此然當時尙詆斥以爲異端雖功高名
盛幾不自免至卓吾老子則卒以其書自殺翁顧不念乎
答曰陽明惟功高名盛故嫉之者眾卓吾老子旣髡其毛
不自藏於深山宜其及也吾野鳥耳豈得以相況子復請
曰翁是書所以利生人也如子之不解何生人之利乎答
曰汝心粗氣忤故不解吾言於吾言何與天下後世必有
解之者且吾平生交士大夫多矣有刻吾書者吾固止之
其人有官相也今晚年始得吾子將以是書累子而首吾
正焉豈能待子之解但爲我序之予曰諾敬爲之序如此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十

楊羅巖文集序

自向之刑放於寵也客有言都官楊大夫者中而又不敢
於富威子憾不識其人也自向之民辜於殘也客有言茶
陵楊大夫者廉而仁不侮於細寡子憾不識其人也二年
之春予始獲覲茶陵楊大夫於長沙豐髯戟張瞳子星曙
接其音聲鍾鐃磬越退而自幸得識州之楊大夫矣然未
知卽都官楊大夫也歸與包大夫言乃克知之甚矣予之
荒也久之更讀瀆獄書公餘雜編三大政等錄崇茂如高
山瀆演如闕川次其事之顛尾如出手掌以示人而指節
紋理皆可覩也裁利害而措之如登熟肉於俎糅以五味

嚮切布列而食者無不饜也其氣厲以決如風怒鳥驚雷
吼龍出而不容已也於戲物莫不有本君子務本大夫之
了然於言如此則其能果然以有爲此爲之本故也雖然
世豈無辭說甚辨而投之輒罔罔者乎古人有云言無善
惡也苟有得乎吾心則其辭不索而獲方其爲言也其爲
心也言猶乎其心則爲猶乎其言也此予之所謂本也予
聞楊大夫用力於格致之學久矣語茶陵諸士有曰物汨
知知汨意意汨心物者物也格者革也若滌塵鏡若決濁
波然後知得而意得意得而心得於戲此楊大夫之所以
能有言以有爲也得之於心中之本故也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十一

許公卿詩序

常怪韓退之序孟東野詩稱古今作者以爲皆不得其平
而鳴非也夫言依於情情之正豈有不平者哉及觀柳子
厚自傷太平不遇欲合諸文士以申其致以有聞於時則
未嘗不悲其意焉士誠有才不得伸至於感忿湮鬱託之
詠言以自鳴其不平亦其情也許君公卿世祿之子脫細
腴深漸滋華渥非士之不遇者比宜乎其情之平而言之
可以已也然吾聞許君文能通古今以贊國議武能執弓
矢以定四方而束於門蔭濡滯周南則其謂之不遇也亦
宜然許君質柔而行毅意廣而才多充其所有吾安知其

不遂有遇也

曹寅是文彙序

前月某日子友曹寅是來顧子於齋中值子正讀後漢書
邳惲傳言惲明於歷象謂漢必再受命乃上書王莽說
其退就臣位莽大怒收惲欲殺之先使人脅惲令自告狂
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
人所能造也其後莽竟赦惲不殺曹寅是曰惲何如人也
子對之曰古豪傑也曹寅是曰是豪傑邪其亦虞莽之不
從而殺之乎子曰固也莽之從否不可知然莽必不能殺
惲曹寅是曰豈有王莽之不能殺惲也莽固教之使脫而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三

惲猶不改其不死特倖耳子笑曰非也莽之教惲是殺機
也惲之不從是生機也殺機生機相去毫釐而惲蓋精矣
曹寅是嘿然有閒曰已矣子之言子有解有不解子有文
數十首將付之刻但得子序論之子對之曰夫爲文豈有
異哉亦不過生死兩者而已善爲文者死而之生不善爲
文者生而之死蓋生之法多矣或順或逆順之用有定而
逆之變無窮曹寅是曰何謂也子曰子不見夫操舟者乎
風恬水駛悠然千里此順而駕者也其或風雨驟驟飛濤
噴浪而一葦曲折乍東乍西此其順逆寧可常哉曹寅是
曰善子曰夫豈惟操舟凡物皆有順逆但人習其順而不

知中之有逆也。訝其逆而不知逆之爲順也。郅惲之於王莽亦逆之而已矣。子曷怪焉。曹寅是曰善寅。是自童齡時其爲文已與長老爭能。今磨之數十年而順逆之變當益精。故書其說以爲之序。讀其文者貴因吾說而尋之。

包儀甫辨真稟序

頃歲場屋之功令益嚴而試文益敝。丁未春予從升伯嘉賓兩公於禮闈中。時禮部方摘時文之怪者。句至字有禁。以詔旨約束之。而犯者比比。考官各置禁一紙於掌左。眼視文字右。視禁可否。攬奪勞目發瞪。幾矇莫辨。予三人相顧歎曰。士有真文字而犯此否乎。有不犯此者以謂真文。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三

字可乎得真士。方有真文字。能知真文字。自有真士。然竊議而未敢顯言。越二年予旣罷居山閒。聞嘉賓方典教。才子獲真士甚多。儀甫包君求仲韓君爲最偉。是年二君同舉於鄉。而儀甫爲元求仲爲魁。明年庚戌又同舉南宮。求仲爲元儀甫爲魁。嘉賓又在禮闈試文多所定。於是傳其文者上自京師下暨郡邑。凡工文之士雖好怪之人亦未有不感服歎息。心動貌慙。祓滌磨勵翕然一變者也。嗚呼盛矣。予之陋士亦有相從於山閒者。告以真文字之旨。或不信。會邑令得包公邑人傳得公文絕早。予因指以示之。曰。茲文色象恬然而旨趣有餘。神理難名而紆委無盡。非

眞文字乎於是邑人始信其然而作者因之亦一變夫文
敝久矣禮官憂之深言之切然其變必待包韓二君乃二
君皆出嘉賓之門天下固以賀禮部之得二君又賀嘉賓
之能知二君也則向者予三人竊議之言果驗也哉或云
嘉賓以好品驚文字之故一旦人嫉之排根連株不遺餘
力則世亦何貴乎有知文字者然士無不以嘉賓品驚之
言爲信以包韓二君之文爲金玉珍寶蓋人心自然之良
知亦何可昧與使人心自然之良知發之於言施之於政
無偏無黨一如知文字之知則天下之平久矣而僅存於
文字之間固可悲亦可喜也若夫包公之才宜與求仲同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四

在金門玉堂窮思畢精抒其學問文章以鳴一代之盛而
簿書之徵詎足煩其繡心妙手也者將天無意於文章邪
然天下蕩蕩玉堂一片閒地已爲陸沈求仲甫入旋卽舍
去則天之厚公豈不遠哉公志操清泊夷曠好讀書其政
閒妙有仙吏之意他日以品望德業映照先後者必斯人
予但序其文如此乃有感於嘉賓者何以此文爲嘉賓批
點也

包儀甫新藝序

公之制義有湯司成嘉賓所批點眞寔子旣序而刻之矣
邑士人又謀刻其新彙而索予序之子語之曰斯文金玉

也寒者得之以有衣饑者得之以有食貧者得之以有富
小得之則小利大得之則大利見之而可欲欲之而不厭
蓄之而有用用之而不盡此邑士人所以珍公之文宜乎
不一刻而足而予亦樂乎咨賞贊歎與諸士道之不能已
者蓋以此也予邑偏在南服士之好讀書者甚罕卽有志
者亦往往耳眼庠陋無所取正四方之時文習尙年變月
遷迨其傳之至於邑而邑人摹而效之嘗在一二年之後
摹之未熟而四方之習尙又易矣故四方以爲故者邑有
以爲新其又新焉者或未及傳而摹之焉而止嗚呼此予
邑之所以陋也然惟其如此故四方悠謬怪惡之習士之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五

染者猶少卽染未深者猶可以洗而去之辟之挽僕車者
覆之也淺則復之也易今得公之文以爲摹豈不慶幸而
又最早不俟夫四方傳而後有之則他日子邑士人之文
將在四方之先未可知也此予所以咨賞贊歎樂與諸士
道公之文而不能已者又以此也吾聞古之士學爲文者
莫不有師唐之文師韓愈宋之文師歐蘇諸君子本朝之
文無師獨制藝師王唐瞿三四人耳然皆吳人故吳越之
士妍妙者多湖湘無聞焉以無爲之師也往者涓川胡先
生步陟負笈數千里外謁薛方山爲師居一年每陳其所
作辭不一視直還之先生流涕長跪請教亦不顧又一年

始寓目焉未幾曰子歸矣吾稻一穗蒔於楚矣由是渭川
之文遂名後之子弟皆能文其孫徵吉爲予言如此前人
師友之際猶可想見也若吾邑之士無奔走負笈之勞坐
而得公爲之師公又愷悌樂易隨機接引不若辭之峻如
是士有不力焉者殆非士也夫殆非士也夫

南國人文序

蓋人材國之所與立而士者材之從出也郡邑又士之從
出也漢興去古未遠郡守之職重每詔舉賢良則徑下郡
爲之薦或令二千石謹擇可者與計偕焉故當時長吏皆
知以興賢育材爲先若史稱文翁修起學官誘進子弟之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六

方良有足述者然則漢之人材卓然異於後代豈苟而已
哉自漢以後雜置諸道之使官日猥而郡守之職日輕至
特設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之學政而廣勵庠序興導
賢材之意於郡邑蓋漠然無與矣然有宋紹興乾道之間
猶有以郡守帶知學政者逮於本朝望士益隆故責學臣
益專雖撫按不得關其進退然士之待試旣眾而學臣之
力亦時有不給當歲莅其事者數歲始克旣焉其於黜陟
勸懲之法勢不得不疏且略自非材士不以無所磨而益
勵者絕罕其不材者則夸然以放吏不得以法呵之憚其
曹洩者將隄之虞無以焉夫賢父之有子也使師教之猶

躬自課督不缺未聞因其子有師遂棄之也今學臣非天子所使爲諸士師者邪然子弟則誰之子弟也則以諸士爲有師而遂棄之不知課督之者亦郡邑之過矣今溫陵莊公守吾長沙以忠導恕以清出惠方未浹月政修事舉刑靜民樂乃登嶽麓之巔望江漢之流慨然歎曰茲非周之南國而朱張諸賢所振鐸之地與其流風遺澤陶之爲人溢之爲文當可觀也因比十二屬之士較之抽其髦者肄而食之使辨志敬業題其得失而誨之士爭洗其習以樂就公之造不啻子弟之樂有賢父兄也而公之心猶恐下邑遠士有不獲面承者鐫其試文以爲之式名之曰南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七

國人文而屬予書其事於簡首子曰式士也與哉并可以式天下之有郡者眾儀圖之人材其有作乎是可以書矣敬書

十子制藝序

蓋嘗論漢之文詞唐之詩今之舉業其大小不同也而皆可傳夫萬物多矣久則必敗敗則腐朽漸滅而無可見而惟精之所枉爲不然故夫漢之文詞唐之詩今之舉業皆精之所枉也其所凝畜晶瑩煥煜若山澤之有珠玉雖日月脫敗風雨晦蝕陵谷變換而此物爲不改其用之天下皆足以鳴一代之盛衰而垂之後世皆有所不可及故夫

有唐三百年其治亂未必盡係於詩而其初盛中衰其得失之故亦自有可槩見以今觀於唐人之爲詩專致而精詣力倍而徒眾故其沈鬱流麗感慨悲壯一字之豔弄播元化一言之工鼓鑄羣品故夫三百篇以後遂爲絕唱而今之爲舉業者束以須臾之期宏以清冥之路心體物而眇思意司契而爲匠至於窮涯不返盈量斯歸吁亦極矣夫自唐以後數百年未必有能爲唐詩者也則自今以後千百年又烏可必其能爲今舉業之文哉蓋唐以詩取士故唐人一代之精皆在於此我朝以舉業取士故我朝人一代之精亦皆在於此然唐之詩其可傳者往往非必其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六

應制登第之作而山林羈旅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短章片語反以膾炙人口傳頌無窮又如以子美之宏才奮筆於三禮右丞之清製遇巷於平陽豈當時有司所以求士者亦自有方而於諸賢固有所不盡合亦有所不必合者與則今之爲舉業者又何必取合於有司求工於功令也而其可傳斷不在彼而在此矣予每與鄭生論文未嘗不三歎擊節以生之才輔以十友而屢困於場屋今其文若干言人人不同然皆能不求合於有司者也能鳴一代之盛者也能爲可傳者也

賀孫中丞序

蘭石

方余舉進士時公與子同郡人茶陵譚公皆爲符丞子見公於譚公之所溫然君子也後公爲光祿卿子爲史官同有事於秦藩公先子卽荒城遠驛山橋野店風晨月夕之間葛衣短策駐驂問酒相對陶然聽公譚當世之事雄偉絕特魁然古豪傑也公家渭上延子升堂土牀荻障秋草凝砌當是時天下方有事東西用兵求才若渴公之靜素乃如此今公建大旆擁長纛開鎮畿甸出入從騎數百熊羆豹虎之士絳抹鞞鞞佩刀蔽矢終日不敢出息公自視比當時何如也士大夫生明盛之世雍容取節鉞折衝几席之上威名揚於天下足矣今公德刑之政竝崇寬嚴之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九

宜各得千里之遠吏畏民嬉四郊之中馬騰士飽觀公之所設施向所以與予言者豈苟焉已哉今天子方嚮用公公之功名流千萬歲端自此始歲之某月以元孫恩覃及公之三世公之屬某微子文爲賀子與公厚故不得辭

李中丞序

夢池

國家辟虜定鼎以薊門爲設險故出督府分置中丞而保定無之其有而視薊門也自庚戌始庚戌以來我無日不戒頃雖寡昧就我羈縻未嘗一日而忘戎心夫以三關之密邇於邊而無有厭心也其誰曰不難而今中丞李公優爲之矣布德和俗選徒練旅比旣三年有眾孔武二三大

夫手一編問予爲賀而予以謂此未足賀公也國家以封疆責之子大夫有與其立必與其嬖君之制也慮才而動覃力而其文足昭也武足畏也卿大夫之誌也若之何難閒有難焉國家不盡以封疆之事責子大夫而責以承旨子大夫不盡效於封疆之內而欲纖趨於封疆之外其爲之而得也國家無所任其功子大夫無所任其名其爲之而不得也國家無所憂其名子大夫無所憂其罪此蓋百艱於封疆而子雅服中丞者在此不在彼方今天子明敏遠規巷職一二謹舊籍不宥假宵人不達此義鉤連告訐附忠公之蹟發幾微渺委波遠近中丞之四體不以殉職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三

而以綏讒建身之重臣不使撫循而使擊斷蟻穴致欲壞隄鍼芒不獨寫氣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士君子之遇事剴利可以觀才堅固可以觀節鎮定委蛇妙合變化可以觀所學當其始事也不獨中丞公以爲不然雖旁人亦心知其不然也及禍福內撼局變外更責有所獨肩而智無所任柄有所與持而諂無所分於是乎行人不敢明而士大夫不敢執乃中丞徐發而卒應之屹持而柔出之脫萬姓於烈燄重冰而無掣肘之苦還主德於日月朗而無扞詔之迹其妙不可窺其際不可測詩曰嘉樂君子宜民宜人中丞有焉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有臣如是袞

不廢矣蓋予聞中丞雅性澹素不以榮膺爲喜自遜入中
祕簡補給諫栖遲於東山者十年而一日也其遇事矜節
槩重學術每以古人自待語有之活千人者後必昌中丞
其有後於楚乎故事中丞奏績司勳氏當勒功彝常璽書
錫典如令予不以故事誦公而第云云者知必犁然有當
公心也二三大夫母以予言唯唯否否

送孫大史使益藩序

余曩來京一見孫子聞斯遂相定交藉磨礪之益者三載
於茲矣今春同事山陵夜靜月來松風冷冷相對慨然橫
發域外之語因屈指天台雁蕩匡廬武夷諸佳山水其間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三

想多至人便欲作數年遠遊倣子長之遺蹟恍焉神往茲
孫子銜命而南也凡屈指諸佳山水悉途次所經一舉而
滿償夙願豈不快哉顧至人得覩乎至人不專於軒裳圭
組之儔亦不專於巖居川觀之侶昔子夏見紛華靡麗而
悅而自以爲癯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而孔子以爲難子夏
之癯原憲之難有志之士爭薄之矣不識履仁赴義而卓
然於流俗之中者乃所謂見紛華靡麗而悅者也橐形杜
機而矚然於滋垢之外者乃所謂克伐怨欲不行者儻顯
有可迹而非紛華靡麗之悅寂無可倪而非克伐怨欲之
不行方以至人許之子有遇乎還而語我則天台雁蕩匡

廬武夷之勝又不足置齒牙閒矣

李西卿序

自西卿之漁陽始一與談憾相得晚也已西卿移書來言漁陽甚苦皆有狀予告之曰西卿所苦者事耳事非西卿西卿苦事則事亦當苦西卿邪西卿無以答今而後不知西卿之以吾言爲是與否也是不可不詳其說而因某以再告於西卿今夫西卿與天下之人共生而天下非西卿焉吾與西卿共生而西卿非吾焉天下非西卿而西卿貴西卿非吾而西卿賢以天下思吾以吾思西卿則當其釋褐而涉冠冕之林樂也槩而論之豈惟西卿前之爲西卿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三

與後之爲西卿者皆樂也皆樂而內外之異秩煩簡之殊曹而始異矣皆樂而靜躁不同趣得失不共秉而又異矣夫以外望內以煩望簡以躁望靜以失望得人人以爲已苦也然而內之冷不如外之熱簡之寂不如煩之喧靜之迪不如躁之捷得之重不如失之輕而人人又以爲已苦也夫苦樂非有體性也苦生於厭我樂生於望人厭所得以爲苦則望未有以爲樂今使簿書之吏困米鹽而文學之臣復困翰墨也則厭何有極也小而睨大以中關爲鰲大而視小以釋負爲棧則望亦何有極也辟之於時冷則厭凍炎則厭蒸而蒸又思冷冷又思炎矣辟之於遊憩則

厭坐行則厭勞而勞又思息息又思行矣由是言之苦樂
爲有定乎爲無有定乎以爲有定也而此以此爲苦彼亦
以彼爲苦矣苦者望樂以爲苦而樂者復望苦以爲樂矣
則苦樂無定也以爲無定也然而樂自有樂不以樂苦苦
自有苦不以苦樂則苦樂非無定也苦樂非定非不定也
非無定無不定也然則苦樂果未始有體性也苦樂非有
體性而人以爲苦人以爲樂則予之於西卿所謂苦樂事
耳而非西卿西卿安得取其非所苦者以爲苦非所樂者
以爲樂乎哉西卿聰明絕世聞吾說而思之儻亦恍然自
得深知苦樂之與西卿不相涉而有非言說之所能盡者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三

乎雖然西卿聰明絕世凡予所言未必非西卿之所知也
西卿亦曰世實有可苦之事我安得不苦世實有可樂之
事我安得不樂夫謂無苦無樂者非人也樂矣而不畱苦
苦矣而不礙樂苦樂相入而不依苦樂我入苦樂而不依
我果若是則西卿之所謂苦樂固尤有進於吾之所謂無
苦樂者而西卿之所能乃予之所願學而未能也西卿勉
之哉西卿今年以曹郎秩滿得考績馳恩於其尊人世所
謂現前榮寵之事西卿自有之且西卿年未三十已若是
則後來榮寵之事西卿亦自有之自有者無貴乎人之言
之也故略而不談

賀項君典進士序

古人有言豪傑之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焉耳夫食粟衣帛吾人日用之不可已者也而以爲不得已則其所用心孜孜焉以爲不可已者何在哉古人視天下爲大而一身爲細苟於天下之故有一毫不明了習熟於胸中而反之精神知慮有一毫磨鍊刮搆之不盡此何可以有爲於天下此則其所用心孜孜以爲不可已者而食粟衣帛之事固不足以煩吾意也昔者孔明之遇先主也隆中數語三分之業以定孔明於當世之故未有若世之明了習熟者也而考其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十四

平生寧靜澹泊一無嗜好其自謂身外別無調度內無贏帛外無贏財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孔明之所以自磨其精神而一心以籌討賊興王之事者至矣孔明惟以討賊興王爲不可已而自討賊興王以外則皆所謂食粟衣帛之事不足以煩吾意者也嗚呼此孔明之所以浩然與天地同量而三代以下所謂豪傑無以過之者也項君生長大平不與孔明同時然聞其風神踔厲感時多事少年卽欲以籌略自奮予嘗讀其舉場之文詞氣激悍言辨息切其於天下之故必能明了習熟之者也自茲以往想其氣洩可計日至於公卿然聞君方屏絕人事日帖帖坐牖下讀

書言者以君爲處子之秀意其爲人無纖毫富貴之意而能磨鍊刮搆之以至於盡者也君世家子醞釀前休生長食息不學而知明習天下之事固非其所難也然惟其爲世家子與貧賤殊氛塵垢膩貧賤之所未嘗有者或恬而習之則其所難者將有在焉君勉之哉夫史所載孔明與石廣元等讀書但觀大意不務精熟其與之論仕進也但笑而不答孔明之意不在讀書與仕進也夫讀書仕進賢士大夫之所爲也而推孔明之心其視之猶若將以爲食粟衣帛不得已焉況其他者乎君勉之哉

有楊三特序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壹

人生於塵而沒於塵者也山河大地火土木石塵之聚而著於無情者也父子夫婦塵之聚而麗於有情者也塵之中有性存焉山之靜川之動水之寒火之熱雖萬變而不易性焉以至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夫之所以愛婦婦之所以從夫亦萬變而不易性也有以謂嬰塵之足以累性而至於割父母捐妻子逃於深山羣於鳥獸木被草食精行不息此學仙者之所爲也慕而求之若楊公一川者仙雖不成而其志矯矣有以謂滅塵之足以傷性而子不肖舍其父妻不肖棄其夫閒關崑險瀝血以求親截髮抱孤矢以明志此孝子烈女之爲也勤而行之若廣文母

子其事赫然而其名不朽矣是三人者皆人特也世之有妻與子者往往而一川之勞苦如此也世之無夫與父者往往而廣文母子之勞苦又如此也無督之而使然雖萬死而不悔吾故曰此三人者皆人特也然其始而合繼而離離而終合誰爲之乎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何以明之自古方士流人或死於饑寒或死於兵刃或死於窮崖絕壑嚴霜毒霧不可勝數矣雖有子求之徧於天涯有婦遲之不渝白首而欲其生入里門死登丘壠何可得哉故張母之復有其夫廣文之復有其父天也故徵之而爲夢非夢也然廣文始遇其父而祈其歸不可矣再往而飄然不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美

復有蹤蹟矣一川之堅固於仙而不肯少顧其妻子豈待問哉逗之以瘞不能復去使其子得昇之以歸人以瘞爲仙者之所棄而愚以爲神仙何嘗不歿一川不以仙歿而仍以人歿再子其子再婦其婦天也故幻之而爲瘞非瘞也天者何物也性也廣文之於父張母之於夫一川之於妻與子有膠黏而不可解者人情之自然而天命渾合之至也夫父母妻子塵之偶聚於一家而性俱焉廣文母子卽塵而明一川始離塵以求之終不遠而復惟其性故也人或以仙爲異端而曰一川不有其子誰收非也性無可收不以子收也又以仙爲可求而曰一川不有其子仙度

之矣非也性自度性不以仙度也蓋三人者皆人特也世之迷者盡是而三人若有醒焉故特

劉方伯序

孔源

予少時讀賈生傳竊怪以生之才漢文帝不能知詘之以讒已爲悖矣至宣室之對明知其賢卒又棄之何悖之甚也其後再讀生傳反覆思之知其不然夫士之欲有所爲於天下者必其能有所不爲崛然而起而爲恐後時忿然疾爭而若有奪之者此亦必不能有所爲也若生年少喜事其不足與有爲明矣帝出之也安知不欲姑折之以待其後邪而其召之也不以爲折之久而可用邪召而問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七

之至於夜半前席其意深矣生之對合與否未可知也歎其不見之久而深其不及之謙安知帝意不有難於顯言者邪其以爲梁太傅也不卽以爲長沙王傅之意邪不然問以鬼神豈帝欲聞者但一鬼神之事也自以爲不及不用而復置之豈恥其不及反置也其必不然大抵帝之知生也似深而生之自知也似淺帝若欲以頓躓困折成就生而生以頓躓困折自廢帝意至再至三真若不忍舍生而又不可遽用者生則直以爲舍我矣今觀帝待南越匈奴與夫賜吳王几杖之事人之所以爲難處者若一無所動其心而生感鵬鳥之異視懷王之驕則邑邑不勝以至

於夙甚矣生之小也夫江河之流隨地而行盈坎而進破
山穿石而不爲撓納污抵曲而不爲距其流大也若夫導
之而易窮阻之而卽止則亦池沼溝瀆之水而已良木之
生風雨摧之巖石軌之閱歲寒而不變經斧斤而不傷其
材大也若夫灌之而後生扶之而後植則亦園林卉木之
細而已乃吾今得孔源劉公焉公之才自少有名由滑令
登銓部最早一日而至於公卿無疑也乃出於梁於蜀於
晉於遼屢中於妬媚之口而後屢白豈天之相之也欲頓
躓困折之以成就之邪而公之在職小而簿書鉤稽之碎
大而安民強兵之略無一不精其變其視毀譽讒閒之來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六

若蟲音之過耳而處絕塞遐陬之遠猶禁闔之上也則公
之用意已非賈生之所能知矣大抵文帝當漢之無事其
意欲與民休息其學以黃老無爲爲宗而賈生銳然說以
更制度興事功固宜乎其弗合也然卽使其有合焉而亦
豈能橫翔捷出以有爲哉何也其時固未可也今百度弛
廢罅漏百出天子方興儒嚮治日晏不皇苟得生之才而
用之當悻如獵之得盧而況進於生者乎然則公之將大
有所遇以克偉樹於世也可立竢也公勉乎哉

邊參政考滿序

南亭

蓋自三代以降未嘗不分文武爲兩途而此兩途人者遂

至於兩不習而兩相詆若馮拯呵高瓊爲無禮而瓊還罵拯以何不賦詩退虜是也本朝選士官人兼用文武其法雖無以大異於前代而疆圉節鉞之寄率常柄於儒臣故方今介冑雖不乏才而行師用兵機宜進止必壹聽於督撫司道其爲督撫司道者皆以文臣兼將帥之職然則文武雖分實未始分也而文臣之任獨重矣夫猊冠魚服蹶張蹴踘以蹀血斬馘爲雄雖非文士之能也而忠誠愛國潔已養士不爲不義以苟富貴博習於古今成敗之故好謀能慮不驚以一夫之力鳴則儒者多庶幾焉故二百年來文安武攘壘郊無虞此亦專用文臣之效也然而未嘗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上

元

詘武臣也一劍之智一矢之能所亟求焉而罷兵老卒軍中之所不廢況於鷹揚鬻虎乎其所以專用文臣者謂其能庸武夫之力以爲力衷武夫之謀以爲謀柔其過而濟其不及用其長而教其不能而其漸積之勢至於奴隸三軍束縛猛士辱之以纖趨僂之以刀筆則亦文臣之過矣若是以之優游平時偷居養尊似無他憂而事變驟興危安忽異欲其奔走智能指揮殛士以建功名必有不任絕脈之懼豈惟如此以其優游平時偷居養尊之故必將見笑於武夫而取辱於高瓊之流無疑也若密雲邊先生則有異於是焉吾得於諸將軍之所以頌先生者有曰公在

密凡三年矣其視密若家也視密之事若卒無異家人眷屬也視密之將帥若家之父子旅亞也有善而未嘗不取之也有過而未嘗不覆之也有所勞苦而恤之惟恐不至也有所悒鬱而宣之惟恐不達也與人進退揖讓而未嘗有敖容也臨事陳說謨議而未嘗有拒色也由是而言則予前所稱奴隸之束縛之僇辱之者惟公爲否而能庸武夫之力以爲力衷武人之謀以爲謀柔其過以濟其不及取其長而教其不能當今文臣之賢惟公而已矣天下方無事公之官尙爲司道其所設施尙隘於一方然察其用心已不同於俗如此使進而爲督撫而又適當天下有急之時則以指揮殂士奔走智能以有所建立也豈可量哉然則世雖有高瓊之徒吾知當敬公如寇公而不敢罵人以馮拯也雖然方寇公發澶淵之議舉國不可而瓊獨以一言贊其洩瓊豈漫然者也以公名德不難爲寇公但不識諸將軍亦有瓊其人者否求予文以敘公者諸將軍也故因公以及焉

李文莊公全集卷六下

明羅謙亨太子太僕部書叢林學士協理詹書事湘潭李騰洲著

序下

謝太守守潭紀略序

蓋嘗考世之爲民者六而長沙僅有一焉以一農而奉民五曷給也食之爲粟者六而長沙亦僅有一焉以一粳而當粟五曷給也其地之廣衣喬帶湖包湘指嶺旣甲於大都而其人之鮮反不及一下邑蓋纍纍然蚍比而蚤轟者匪其土著者也地旣廣故賦不得不重民旣鮮故土不得不曠土曠則賦縮民鮮則算尠而又加之以東遼西夷謫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一

科糞車卑設轉擊以致征權之曰劇閭左之曰盡長吏之曰益束溼而無措其自然之理不足怪也我大夫謝公駕駟而來褰帷而矚闢塞而聽縷心而思灑手而署事教民以男作女績廣粟米麻絲之出而鼓其弛勸教民以蒸寒周饑通有無勸分之法而解其兼并教民以賓客讌喜死生葬薶蒸嘗之制而防其奇哀教民以城堡甲兵比里候望捉截之事而峻其懲勸就士於學就工於官就商於市并就農於田野民之逃賦猶逃疴也時裁狹闊與假貸而擔負者樞屬民之入法如入賦也除去苛碎與休易而囂信者雅化有不率則被精樹惇以導之而又不率則章典

播信以招之而又不率則聳之以禮痛之以刑蓋三年焉
無腥政無矯令名山名川登其馨香而民罔不化矣國家
之已事二千石高第者入爲九卿出秉鉞麾公既報政則
乘卿車而覲於朝建大旆而行於天下時也夫朝廷之大
四方之遠豈但什伯於長沙而以公治之寧有聞否昔漢
興吏治王霸爲首其在揚州也盜賊日少戶口歲增其在
潁川也鳳皇神爵來集尤多嘻亦異矣及入爲丞相號令
風采不及丙魏何哉得毋霸之靡密煩碎用心計術數道
未出於自然而潁川鳳皇大抵敝舍之鷓鴣耳若渤海弄
兵龔遂但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糶十本非是何足道乃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二

其人肯舍刀劍而帶牛犢又何哉甚矣難不在大誠不在
細也若公之清真平夷簡澹勁樸與霸之鈎察陰伏者異
矣得爲丞相於霸蔑如也安得而不長沙若乎而閒視朝
廷之大四方之遠也哉雖今之弄兵者剗於黃池試以龔
遂相提則公之教民農桑何不可以辦賊不然此贏者長
沙也夫豈其無裔民

長沙守汪公入覲序

蓋嘗論人主置吏以安民而古之吏何以最少今之吏何
以最多漢制內則內史掌治京師是爲京兆尹與右扶風
左馮翊分典三輔外則都守掌治其疆是爲太守太守以

下有縣令長掌治其縣而太守官最尊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皆秩二千石太守與之秩等太守得以威福生殺之柄自制其罷無制之者元壽元封閒雖有刺史六察有繡衣直指出討奸治獄然皆不常置則漢之吏治獨倚太守明矣明興去漢甚遠官制雜仍近代太守之上更有監司卽唐宋以後觀察防禦團練使之遺也而其實則不過爲罷監爾矣國初天下分司四十一道員尙少今則不啻再倍大抵官壹則權重權重則法行官分則權輕權輕則法玩人言爲漢之吏易爲今之吏難蓋有以也然竊怪班史述漢循吏自蜀罷以下僅僅數人耳惟潁川最著其稱霸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力行教化又不云教化何狀僅咨歎其烏攫肉某所大才某亭猪子以爲識事聰明陋亦甚矣此又鉤距之智所不爲也然則漢之循吏如斯而已乎楚之罷難治無如長沙賦重民瘠輸不以時敲撲日繁又奸人猥集不避官府我婺源汪公爲政三年民力漸裕逋負盡人狙猾斂手教民爲善精切簡約以躬行之不煩語言此與霸之靡密煩碎何如也吏民見者與語溫厚愷惻出於至性人人以爲愛己不忍欺此與霸之陰伏參考何如也屬吏有不逮諄復導誨若教子弟必俟其熟而後釋手或上有所譴察其無過必力全之雖一尉之細亦惻惻然此又不止霸之容一

聾丞已也稅糧舊免於武昌以軍卒爲民害公力爭之免於青泥灣長沙邑治舊在醴城外公改作之於內此尤利之大者前吏遜讓不敢議又不知霸能之否也夫人言爲漢之吏易而霸之所爲如彼爲今之吏難而公之所爲如此獨憾當世史臣無班史無以傳公然安知終無班史者出乎抑史言霸材長於治民及爲御史大夫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醴時夫治天下治一壘之推也豈有能爲真良二千石而不能爲良御史大夫丞相者今公旦夕就徵以總紀綱號令風采當益卓然公之功名不但以循吏傳而史有班與否又無論已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包儀甫行取序

昔人有言曰用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夫未有以用之相望而許之者眾矣洎其用之而誠中於用者誰與且用之也不可而況不窮於用者與則信乎其爲奇才也然愚以爲未至也夫可以用者才也雖至於用之不窮而未離夫才也辟如數自一而十而百千萬億而終之以不可數然未離夫數也夫未離夫才與數者要必窮於窮之所至而止惟至其不得至者不可以才與數名而後稱極至焉若儀甫之治吾邑也冷然而非以爲潔也爍然而非以爲明也轉之如旋焉而非推也被之如施焉而非設也如穀

之繫焉而不見其亂也如波之透焉而不見其弛也遽然而至截然而下如拽風疾霆焉而不知其從來也故一邑之民餒者欲飽凍者欲衣瘡者欲蘇勞者欲佚一一煦之摩之窮歲月而猶賒而後拱手於堂序之內少焉起視四郊而罔不洽矣故災之以連歲之水旱而民與不災者同崇之以南山之塔恢之以傑靈之臺而民與不勞者同如茨之粟下於江如手之驂織於途而民與不有租庸者同嗚呼若以用求君其不窮也驗矣而名之曰才但才也已哉子嘗與君晏坐終日未嘗有聲色指揮之迹與之語尊性問學之外無所言涼月之夕嗒然靜虛物暝響寂形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五

去性來閒嘗察之於毫芒潛入之中循之於萬類飛盪之表捉之而不可尋放之而不可連微矣吾不能至其至之所至矣而世有至之者否耶今君將去吾邑戾乎天以膏澤天下出其什三用之可以不窮而欲以窺其至之所至焉則非精於聖人之學者不足與矣

攸縣胡令考績移封生父序

今天下凡東西再用兵大工再役司計者詘然憂財天子用言者旨開採榷酤凡山澤之藏帑賈之羨皆得籠入之說者曰是攫民也壹切商功分銖之事不以屬吏領之中涓說者曰是縱虎狼也夫烏有今天子神聖而肯縱虎狼

以攫民者乎天子有天下凡山藪商賈之所有誰非其
所得有愚民羯鞬不均而官爲之府淫賈并兼不度而上
爲之制文史道學之吏迂闊細碎不習於利而中涓爲之
庸其信非縱虎狼以攫民也然則何天下之囂囂與愚民
商賈席山藪之所有不知爲縣官之有文史道學之吏自
席爲縣官之人以中涓爲不人愚民商賈無論已號爲文
史道學而固亦柴其中以相向就之而無道逆之而無術
無惑乎其囂囂也夫就之易濡逆之易格濡則難乎其爲
名格則難乎其爲利蓋去年秋予以使事至兩浙所遇齊
魯三吳之境見文史學道之吏多矣其遇諸奄或格或濡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六

其得失半歸而過胡君於鄂上撫掌再四未嘗不起坐而
歎也君之言曰事固有就之而不濡格之而不逆者也高
者爲名卑者爲利爲名則不能就爲利則不能逆智者無
所爲於其閒而後能因時而就因時而逆以逆爲就以就
爲逆噫有味乎君之言哉君果文史道學之吏耶而非耶
君以高第視攸攸巖邑也朞月而治三年而化奏績而天
子嘉之命司勳者上其狀晉實封子尊人如其官君伏而
請曰臣某爲先臣後者也先臣以臣爲子賴國恩有螺贏
式穀之報而臣之所生不得比於先臣願以臣封地之制
曰可嗚呼夫人臣受一命未有不欲暨其親者也而無窮

之情容或限於一定之制君得兼取之所以報其親者不窮於分而天子所以寵光君者大矣無言不酬君豈無所以仰答天子者爲名爲利非君之所爲也君爲人外易而內沈丰峻而機細易細則不傷於格沈峻則不病於濡由是而有爲其必非文史道學之臣之所能爲也

李匡山覃恩序

歲己未子小草入京師是年門人官奉常以都諫爲南宮同考官得士甚盛將率以見子而且爲子言西蜀李君者尤英人也一日子得邂逅諸君然接者眾未暇出一語但陰識其頤而髯者若明星流電精氣光燄不可褻視退以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七

告於都諫咤曰是向者所謂李君也相與心賞者久之洎君選爲攸令而予以鄰邑人得時就君觀其行如麟立如鷓發聲如鍾磬引而出之如沃泉之不可窮指事陳物如弈者布子琴之愈不可亂而斷之愈聯也退又以告於都諫復相與心賞者久之曰真人英哉明年君治攸將及暮墜者舉墮者堊橋者夷覆者出痠者無弗蘇瘠者無弗腴呻者無弗息而角而觸者爪而噬者無弗剪也循聲四訖灌於上下使者交薦之又明年新天子以嗣歷之慶覃恩九有而君之父母因君治有狀得贈如其官當是時子以省覲還山中愛攸之靜且理也將築居焉見攸人之悅君

者如嬰子悅母魚悅水雀悅堂奧鳥獸悅林木其頌公也如弟子頌其師今人頌古人道者之頌金仙而梵者之頌佛也博士歐先生與其學子若干人撮君之美以諭予而及公之先仁德懿行求予文以賀予語之曰孟子不云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若公之先仁德懿行所謂本也予在翰林得盡覽古今圖史及疆國所上風俗人物媿惡之籍又當制久發名公鉅卿之家乘讀之其先未有不仁且懿而子孫由之以昌熾者也若李君之才其政旣成銓衡瑣闥磨厲須之以躋於公卿旦夕耳考其德業必顯於世然而必其先之仁且懿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八

以爲之基信矣惟有本者能如是也然則今之縉紳學士其拾級而登者固當永思先德引之於弗替而文士藪人有困塞未達者亦當潛心於其本本滋矣不榮其身將於其子孫歐君曰然請敘次其說以賀君而因以徧告夫今之仕與學者予不得辭時壬戌之冬十一月長至日

贈鄭令長入覲序

蓋嘗論世之爲吏者其尊冗清濁要敲勞佚靡不各異大約其所蒞之地異也而政因之僻陋之地其民巖居而谷飲力作而簡出畏吏而寡訟無四方游賈綺麗奇衰之事以淫其心無豪家大族押闔詰鬪之風以蕩其俗山澤之

稅不待督而自入爲之吏者無敲扑擊斷之煩而又無賓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故其治也常簡通邑大都之地其民習於淫侈驚於機利勢家大族既能齟齬其吏以爲民倡而山谷之氓亦往往憑險以格鬪負智以告訐爲之吏者既苦於敲扑擊斷之煩而又賓旅之往來無時休息部分靡密腰膝折絕故其治也常煩由是言之地簡而吏固不得不簡也地煩而吏固不得不煩也然簡與俱簡上益岸略下益齷齪辟以直傳直兩無所受而邑終弊於陋煩與俱煩上益察清下益狡濁辟以利割利兩有所苦而邑亦終弊於擾不若簡而煩用之與之振作使民知興煩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九

而簡用之與之休息使民知安民興則可漸易其故使小邑爲大邦而民安則可陰革其澆化末俗爲善地然興之不得不過還其故而止而安之不得又將滋焉又末世功名之情好動而不好靜則居大邑而思休息之吏實有甚於居小邑而思振作之吏乃吾今而得鄭君焉君之爲潭一年所矣潭之鄙雖不得列於通邑大都然其地當驛道水陸之衝馬洩蹄而驟人累轡而趨猶弗給焉其民多游賈僑寓淫侈而好利其邊多高山大菁竄出於他封其人負阻而好訐雖無所謂勢家大族齟齬官府者而其餘通邑大都之所有潭皆有之先是治潭者戴星而出戴星而

入口亟剖斷手亟剽洩然有心於督逋而逋愈多有心於定訟而訟愈亂有心於奉事賓客而賓客愈不得意蓋班教申令約束期會無日無之而潭未嘗治也君之爲潭宴朝而蚤罷獨居而嘿思口無煩說手無煩指無心於督賦而賦自入無心於擊訟而訟自平無心於奉事賓客而賓客未嘗不得意班教申令約束期會一一無之而潭未嘗不治也蓋前之治潭者以煩治煩而君之治潭者以簡治煩也以今觀於君之治無求備無取必無亟亟於見功無矯矯於爲名恬澹從容期於民之自安而止辟如人有雜亂狂惑之證可治則治之不可治則俟之不遽投以金石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十

之藥攻劫之劑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今天下之病其爲雜亂狂惑者多矣不必理財而在在理財不必用兵而在在用兵不必設官而在在設官欲治之君子攻之愈急而前數者之病愈甚有能忘其爲病而如君之治潭未有不治者也夫小之治一邑大之治天下固無以異也當今計吏之朝吾君吾相或召見長吏而問以得失君能以此告之庶天下之病其有瘳乎寧獨吾潭實受其

賜

楊令人觀序

春秋之際未聞有所謂循吏者有之自史遷之傳始今考

其所載孫叔敖子產公休儀石奢四人皆列國相而李離一人則晉文公理官非隄邑吏也嗣是班固因之傳文翁王霸及召信臣五人則隄守其一人王成則膠東相范蔚宗又因之傳衛颯任延以及劉寵七人則隄守王渙劉矩童恢三人則縣令其一人仇香則蒲亭長其一人王景則河隄謁者固不皆守令也夫尙論春秋者不可得而詳矣若蘭臺宣城所稱兩漢良吏中興之盛一則曰虞廩德讓一則曰感物行化然僅僅十餘人耳其後晉則有魯芝吳隱之輩十二人南朝四史則有吉翰郭祖深輩十四人北朝三史則有張膺魏德深輩十九人隋則有梁彥光魏德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十一

輩十人唐則有韋仁素張易于輩十五人宋則有陳靖葉康直輩十二人元亦有談澄等十八人其世愈下其治愈荒吏之有名蹟者亦不乏然上下千餘年亦僅僅若此耳於戲豈不難哉若本朝衣綉冠豸巡行隄國者歲舉吏合天下計之不下數百人吏部三歲而大計之合天下以卓異著者又不下數十人令異日史臣銓次其良者以詔來禋卽凡大地爲墨以書不勝書折葶藶子爲籌以算不勝算然則其所謂良者果良與固不可知而史之難難於擊水取乳也將百倍於前二十一家者洩矣若公之來令子邑也開色照人暴誠體物父老子弟來見者其樸者無不

盡而狡者亦不得行虜者無不申而暴者亦不得逞赤白
丸之警無邑無之吾邑獨靖敲撲之煩無邑無之吾邑獨
簡水旱時見老轉壯敵無邑無之吾邑獨完輪蹄不息車
僕馬蹄無邑無之吾邑獨裕近於孟堅之所謂溫良有讓
而無煩碎鉤察之過近於蔚宗之所謂清約省素而無糾
剔譎數之勞自予言之夫豈能盡而大抵居則民富去則
見思者也歲十一月公以入覲行吏部當疏其廉能之蹟
以上於天子廷見而褒嘉之有過無不及予嘗侍從法宮
及佐典四銓見天子愛惜元元興起吏治之意而冢公奉
行惟謹不少假借予之言非欲使冢公聞之因以爲公聲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價實欲使後之作史者有所考焉以爲是乳也非水也其
言苟信而其文不文何足論

楊令德政序

予嚙糟四十年不見輪扁鞭影既未能透過牛皮又無可
撇開窗紙對楮先生覷自家面目尚隔羅縠矧古人之精
神乎故平生爲文字絕少語涉應緣必力辭得止乃獨於
公數數東話西言不識翠巖眉毛今尚在否新天子少年
神聖真三王以上之主成康未足爲也繼體之初拳拳於
人材民生首詔天下循吏次第入對而公名在徵書今不
俟駕行矣士民懷公之政圖俎豆不替而公嚴拒之乃謀

鏗合湘德政一紀以傳人各有言而子以謂此酌蠹者耳
公將銜火精以燭天樸斤鑿以修月爲堯堦指佞之草爲
漢廷繫虜之組李靖馬上一滴瓶子霑者尙憾其多韋古
腰閒數百葫盧霑者猶以爲少則此羸者潭何足當電光
一轉雖然獅子搏兔亦用全力潭固公之免也公之智由
悲運行與願并此紀不能載而所載不足以煩公之履跡
者子不具論論批道之大無如馬政一法博極咨詢抽爲
條議申詳再三其文可讀也昔荆公有言善理財者不加
賦而民足溫公以爲無此理而設法奪民其巧乃甚於加
賦至比之爲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豈不信漢史稱天子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賞賜用帛百萬餘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山東漕
歲益六百萬石大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
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則安得欺安得無此理而潭
之說亦自然之利也資身佐馬未嘗厲身比之加民田租
與排市門一網得失何似而喫緊截斷一句則在力禁宦
丁之攙行搶船者罰必痛而後害馬者息矣若夫萬物一
馬此公之悲願所具而智與行所必究也子言亦何足以
盡公

長沙陳令長實政紀序

蘇子曰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吾未之見也此其言

亦未盡人以兩目視何嘗窮於視卽暗室不睹而所見歷
然人以兩足行何嘗窮於行卽端居不動而所履縱然就
使求以耳視目聽色聞聲見人以爲淺無而豈知六根互
用性自不隔但一念不動而愈歷然者乎然則求之而不
窮者盡是也何以爲未見也惟求之烏白鵠黑日西出而
天東行則窮非天日烏鵠之材窮而求之者窮也故神有
五不能佛有三不能漢史次黃霸龔遂吏蹟誠可觀然烏
攫吏肉而霸知之以此求霸正易窮者耳惟成就許丞一
事差強人意而遂至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謂諸持鉏鉤
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但令帶持刀劍者賣劍買牛賣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四

刀買犢而潢池之亂消矣今讀史者試取二事思之霸與
遂之用窮耶不窮耶自古聖賢英雄惟其爲而不爲用而
不用故無窮而霸與遂亦有得焉故也長沙之賦僅二萬
三千有奇而求以六萬何不相頭買帽看孔著楔此非人
之窮而求者自窮也乃我公但更一切催科之碎爲一條
編不損額而逋者爭出抽三戶立爲三柱不廢徵而箠楚
自清長沙向來編戶無完鰲考功無最吏今何如哉室家
安好治狀蔚興求公者卽以無子之民十年之攢桂供黔
餉一時竝責而不能窮公此亦不爲而爲用而不用者之
大端已夫爲而不爲不用而非不能爲爲者之爲用者

之用也非不屑於細不落於釐而但爲其大用其精已也
又非以不爲儲爲以不用措用也不爲卽是爲不用卽是
用而用卽不用爲卽不爲此自古大聖人之所以洗心退
藏神武不殺而究論其不殺之武特亦黃葉金錢耳辟如
青山爲父白雲爲子雲自倚山山自不知嗚呼此三代以
下英雄豪傑未能必會而予之所以望公寧有加焉者哉
或曰有人於此但無爲無用便可求之不窮乎曰亦雖是
奇才始得如公屏去火耗平等行戶罷訟恤人諸美政世
間良吏無不作丈六金身用乃公只作一葦草用瞻公者
更須著眼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五

湘鄉涂大夫德政序

涂大夫之爲湘鄉也匝月而政聲大作上下交歎客問於
子曰信乎子曰信客曰子路之強冉子之藝必曰比及三
年談何容易子曰非是之謂也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豈三
年而後得虎乎漢史稱龔遂乘傳至渤海界卽發遣罷兵
罷捕賊吏語以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而盜賊
卽時解散棄弓弩而持鉤鉏衛颯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
序之教設婚姻之禮邦俗以化方是時渤海左右郡皆弄
兵二千石不能禽制而桂陽境接交州俗不則於禮久矣
二君之治頃刻枹鼓不聞待三年也必曰三年蓋賢者治

定化成之期古人考績黜陟之法耳客曰然則大夫之治
可必成而績必可庸乎曰何不可水之泓者泉爲之本苗
之秀者穀爲之本吏之良者廉爲之本涂大夫有其本矣
觀其條教有曰清陋規曰清火耗曰清支給此三者貪吏
之所以喪其本也由此而放之則無涯守之則有畔矣客
曰湘鄉下邑也賦踰十萬吏雖廉寧不以催科累乎予曰
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物無不然今夫地生畝畝生人人
生數數生度度生實使大陸不沈大水不飛甲乙不相嫁
桃李不代僵賦之分數如此矣客曰柰百姓之貧何予曰
固也以三分計之兵餉之加徵一長吏之火耗一吏胥收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七

頭之乾沒又一翦其二以奉其一有不欣然者乎昔孔子
之論政也重信而去食夫食豈可一日去然張巡用之以
羅雀掘鼠而其下竟無一叛者御軍猶然況御民乎今吾
民沐國家休養生息之澤旣久卽重之以賦役加之以水
旱其無食豈致是天子神聖旦夕馘虜殲夷有賜民田租
之日在吾願涂大夫守此初政毋諉信也昔西門豹爲鄴
令倉無粟庫無錢甲文侯責之豹登城而鼓致甲筭而出
再鼓載粟米而出文侯曰罷之豹曰信非一日積也一舉
而欺之其後不可用也吾又願涂大夫慎所以積之者客
曰善請受而書之以獻於大夫

劉聚齋同知序

李子曰士之仕難齊也齊於其能而已矣能者居上不能者居下能大者居上不能大者居下此其揆也而容有否者焉唐虞之時禹皋稷契爲相而朱虎熊羆爲虞夏斯伯與爲工其能可揆而知也魯哀公之時季孫爲相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能不可揆而知也然而禹稷以朱虎熊羆莫宜於山澤而季孫亦以孔子莫宜於委吏乘田矣朱虎之流不以禹稷居己上爲不能而孔子亦莫敢以季孫在上爲不能矣蓋世之治也不能者聽於能及其反也能者聽於不能今之仕者其立於人朝則明法制以佐天子效百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七

官之黜陟權萬物之得失而在外則建旄持麾用兵萬里以其身爲四疆之安危此能者之爲也而一壘一邑有司之事不必能者而可也然而世之所謂能者未見有功業卓犖赫然驚人者有以厭在下者之心塞議者之口是可怪也豈有之伏而不見耶而天下有道才不宦下伏宦上見而不見焉必其絕也而不絕焉則一壘一邑之間必有奇謀峻節胸臆結約憾不得自盡之人而不可以不求不求之未有得之者也若吾鄉劉君者非其人與劉君問學辨博而人不能傲之以所不知才識明敏而事不能窮之以所未試使其從容談笑而繁劇紛擾不能亂謀定意得而

死生利害不能奪若其倒廩傾囷羅列而致之中外其能
可洩也而君自筮仕迄今二十年自博士而邑令自邑而
州而魏丞其爲丞又六年矣不離有司於戲豈世無求之
者耶雖然朱虎熊羆而不遭禹稷吾知其不如孔子貴於
孔子者禹稷之爲也孔子而不阨於季孫吾知其不讓禹
稷賤於朱虎熊羆者季孫之爲也今之在上者人人望其
爲禹稷而洩其非季孫則劉君之離下而卽上去卑而就
高立可竢也劉君勉乎哉

送何少亭之鄭州同知序

子年方六七歲時里師授予以書而教始讀予問之曰讀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六

此何爲里師未及答俄有騎從呵道而過者邑令也里師
指而謂予曰讀書以爲此而已予應之曰使予爲此將何
所爲里師不能答有叟一人蒼髯修眉避令而來止者不
知其何人也仰而笑曰孺子善問自吾所見騎從呵道如
此而令於吾邑者不知其幾矣其能修惠政於民而使人
謳歌思慕不能已者不可以一二指屈也夫賢令所設施
德澤在人人歌之慕之否者人咒之詛之孺子勤讀書異
日爲令爲其惠民者而已予聞其言心廓廓然若有解於
中復問於叟曰自令而往其人之貴者幾何其所爲又當
何如叟曰此吾所不能知也然吾聞朝廷之士其最貴者

無如宰相其所爲在以道匡人主治天下國家此其功澤
被人萬倍於令矣孺子口尚乳臭何問之遠乎語畢趨去
自是凡二十年而予舉進士第三甲當爲令竊自憶曰向
者老叟惠民之言今庶幾乎後被選入讀中祕書濫塵史
局操鉛槧隨隊行者忽忽至今十有二年下之不得爲令
而上之公卿輔相之階又非敢覬焉人生遭遇有命於其
閒旣非我之所能必而年復一年恐將老矣若夫時移勢
遷後之所難爲者容倍於今縱得而爲之未必其有濟也
況於不得爲乎反而思焉何如爲令得發揮其所學猶有
以見於世而有益於爲民以是未嘗不展轉自悔而一舉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九

向者老叟之言不覺其三歎也何君子同邑人少有大志
言論篤實今官爲鄭州同知夫仕之足以惠民者由令而
上則守守之下則丞丞雖卑於守而實尊於令凡其設施
有以佐守而益於民者皆丞之所得爲也何君勉乎哉以
予之所展轉反覆憾不爲者而君爲之使鄭之人謳歌思
慕不能忘君則君何所往而不得志焉求予文而贈君者
皆同邑人也不可以辭故直書予之所以自歎者以爲君

助

楊主簿序

今世士大夫其得志於外者自隄守監司而上其制置擅

乎一方而其威命行乎千里其祿足以養其妻子罩於後世而丐乎朋友故舊喜如春生怒如秋殺是亦大丈夫壯者之所爲也而豈可以徒得也哉巴蜀楊君幼出於名家長能力學其爲人爽潔明敏其談當世利害之故聽其言豁如也不能爲大丈夫壯者之所爲而方屈身簿尉之間偃仰齷齪尻高於頂肘低於股肩曲而不得伸髻斂而不得張豈不謬哉而君方以吏事走京師袒博而飲割地而談傲然不知公卿之大簿尉之細何哉夫小萬物輕富貴安卑困而不以動心真壯者也故於其行也序以贈之且以告夫士之負道德而處下位者毋庸以今世之壯者爲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壯者也

壽何矩所序

古人言道有真有緒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夫有其真矣必有其餘是精與粗未始相離也而能爲身矣又能爲人是已與人未始相礙也然而世之修道者必稟形灰心專氣養神土苴萬類塵垢一世心不關乎名物身不絀乎爵位然後可以爲道而從事於治人者非爵祿名位無以爲之乘非法度名物無以爲之制故雖以神聖上哲之姿不能無假於土苴塵垢之用而旣假之矣雖土苴塵垢之所漏佚不能無損於其精辟如拔一毛而心爲之動

雖其一毛亦足以動心夫惟其有所假而假之有所損是以世之學道者獨閉而不出顯其精以自爲而不肯爲天下然自爲矣而天下闕焉多積而不化則亦不能極其道之餘以滿其志而發其華志在天下者亦宜有所不取由是言之安見夫道之精與粗果未始其不相離也已與人果未始其不相礙也然道猶水也泡影濡沫江河池沼皆水也豈有泡沫之水不能入江河之水江河之水不能入泡沫之水果而相離相礙也治己者不可以入人也治人者不可以入己也洩非道也以予所聞何矩所先生起家世胄被服忠孝再官南北曹郎視憲江西勤慎精細一切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官常瑣屑之務士大夫所厭薄苟且者先生手自劈理未嘗有一毫棄離作苦之意家居一竹一石清夷瀟曠與內子步障譚禪超然精妙未嘗有一毫富貴垢氛之意蓋先生於道得其精者以爲己推其餘者以爲人其爲己無所待於人而爲人無所損於己若曰道之所以貴於世非欲其離世也若其有離世之意卽離道若其有取道之意卽取世無所取離其精豈惟可以治身不礙於人亦可以治人其餘豈惟可以治人不礙於身亦可以爲身茲先生所以深於道者與先生與安人皆好道今年皆壽五十道之年無窮予請以道壽先生雖然好道者於他宜一無所好

而予聞先生暇日雜好詩字嘯咏揮灑對客不輟客有言公詩近陶韋墨妙在鍾王之閒有是與有之則公之好母乃非與子瞻有言衛懿公好鶴以失其國而劉阮之徒好酒以全其生夫清遠如鶴衛懿公不能好而荒亂如酒惟劉阮能好之好未可以同日語也推子瞻之意然則詩與字雖無益於道亦不至荒亂如酒明矣而又何害於公之好然子瞻猶不能無南面山林分別之見而何以南面之君如懿公者遂不可以有好山林之士如劉阮者遂可以好則予願因風以請教於先生

舒同野八十壽序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蓋嘗論薦紳學士之說經者語易家人則首女貞而忘男正之義詠詩周南則先樛木而蔑刑于之規於是所以責閨媛者無不備而士有百行缺然不講今試考自有史傳以來女英婦烈代不勝書而士之能不二色不再娶者自曾參楊秉而外幾何人乎若同野舒公方授室時慨然慕冀馥伯鸞之爲人年甫三十抱鼓盆之戚遂繆以老經百寒暑帷閒曾無髣髴者當斯世而有曾參楊秉其人豈不難哉亦旣塊處獨行離愁去垢已則疑其稟稟者也而方且賑貧周急焚券割產閭巷之誦義者無窮焉亦旣趨人之急甚己之私已則疑其嫗嫗者也而方且覃思聖人之

學單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二語以訓侍御而令求其心與命之所在此尤非世儒之所能知也豈不又難哉侍御祇若公訓其宅如淵其立如山其飛如鸚其鳴如鳳其按楚之政嚴吏以鳩民敬刑以和獄凜然以爲是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其卽此也其不卽此也而淳之而瀏之而澹之而放之豈有涖哉方竣事將報命適公年八秩侍御請暫過子舍洗沐奉公觴楚士大夫謀譔詞以壽公而屬筆於子子聞物之壽者其質貞也其性仁也若公之壽有以也夫修身閑家貞矣璧已慈物仁矣然而其小者也夫人有能見天地之所以始與所以終者否乎則壽有如天地者乎而天地非有心焉豈能以隆隆隕然之形者壽乎有能見生民之所以始與所以終者否乎則壽有如生民者乎而生民非有命焉豈能以卽然僂然之形者壽乎天地有心於何處立公欲爲立之生民有命於何處立公欲爲立之則公之壽疑將與天地生民渾同爲一莫知其始終焉而豈摩娑銅狄之人能較長短哉公旣壽其身又壽其子以及於天下國家予不敏敢丐公河潤之餘以漑子親而波子癯也敬百拜順下風以請

紹菴尤大將軍六十序

古之所謂將者不過二端而已上之忠勇慈讓沈思而好

智次之鷲戾果壯矜鬪而樂戰夫鷲戾果壯矜鬪而樂戰者非上將也然不失爲將質也而世之抱其質者往往肆情而行或剛而難制或貪而無厭當天下之未平也資其剛於我而移其貪於敵時有所濟相忍以就功名及其無事則未嘗不恣詬取譏困辱於文法世之人見其恣詬取譏困辱於文法也不咎其行之過而懲其質之非於是鷲戾果壯矜鬪而樂戰者相與化爲鞠卷踞曲便體而纖趨而文法之士亦欣然樂而與之矣夫鷲戾果壯矜鬪而樂戰者此人情之所難也而況又有以懲之鞠卷踞曲便體而纖趨者此人情之所易也而況又有以驅之然則世之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西

不爲其易而爲其難者蓋亦鮮矣嗚呼此猶可謂之將否乎予友顧開雍之使於朝鮮也往反於薊遼得徧觀於今之所謂將者於其歸也予次前說與之論將開雍曰皆然也而獨尤君爲不然尤君自結髮從戎至於大將大小數十百戰擊劒馳槊常爲軍鋒是尤君之爲果壯鷲戾也每與人語意氣橫發慨慷淋漓不可一世是尤君之不爲卷鞠踞曲也當今之將未有賢於尤君者也予聞其言而心識焉乃今吾鄉龍衢顏先生復告子曰自君爲將四十年矣其家之貧僅無贏財妻子無贏帛也行師用兵與凍土均衣與餓士均食拊循勞勉人各得也擐甲而趨惟力是

視釋兵而處有禮自將與人有交未嘗失也嗚呼尤君而如此乎有鷲戾果壯矜戰樂鬪之善而又絕乎世俗貪而不厭剛而難制之風文法之士卽欲譏詬尤君其何得焉而世之卷鞠踣曲便體而纖趨者宜乎失其所懲而泚汗其所爲矣顏先生又言君今年年六十勇氣愈厲時與諸奇才劔人講求古名將用兵制勝之略然則又豈但鷲戾果壯矜鬪而樂戰已哉進而求之孰能禦焉昔廉頗年八十矣諸侯猶懼其能趙充國亦七十餘其破先零方略愈妙人心之智與年俱進君勉乎哉顧開雍子友也其言不人苟也顏先生子先輩也其言不吾苟也於是乎爲之序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五

黃母萬太安人八十壽序

文學政事之道非二道也由求游夏之賢何以不能兼有之耶蓋彼之所從事者聖人之道也以聖人之道爲道則得有其一已爲幸矣然以彼之賢以聖人爲之師而所得者止於一此所以爲由求游夏也哉吾友黃季主雄俊瑰異之士也博識多記早以文鳴於時屬詞浩渾精麗學者莫不以爲不及焉初從政倉曹省廢粟萬計劃吏事如在掌中司徒趙公稱之再移兵曹司馬諱公又稱之二公達於政者也然則季主豈非兼文學政事而有之者乎此由求游夏所不能而季主能之卽不敢謂賢於由求游夏然

其所得蓋已多矣且季主生於今世所與從事者今世之人耳而所能已彰彰如是使得及聖人之時追由求游夏而爲之徒則又詎可量哉於戲此所以爲雄雋瑰異之士也與而或云由求游夏末易輕擬也則亦世俗庸眾之見不足以與於雄雋瑰異之觀者矣歲之十月季主將歸爲萬太安人稱八十之觴夫有子父母之樂也有子能爲親壽尤父母之樂也況於雄雋瑰異之子乎則太安人豈不甚樂也哉然又聞季主之初爲文太安人口授之也季主之從政太安人叮嚀訓誡以成之者也果爾則季主之所以爲雄雋瑰異者蓋自有本而太安人有雄雋瑰異之子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易母八十序

萬歷十有六年予與徐君履端同學於蕪城是時學者數十人而君以文字爲之冠講誦習復窵貫鉤較賴君是咨遂至起居飲食博奕戲樂之事亦君是長予躁君靜予辟君咸予靡君則若相反者然以是最相得也予旣成進士守官京師十有餘年而君始以明經升於禮部子媿先君不覺忸於面悻於心而君益懽沃然自肥有加於舊君幼有至性事其父東潭公極孝旣失母東潭公命其側室易子之君事易如母日率兄弟婦子具豐滑之需視暄涼之

宜其暇則讀書講古人求其孝弟之至者以相勵也於戲豈不賢矣哉而易自有子舍其子以子君拮据尾瑣用寬君力於學以掉鞅文圃戰藝天下則易母之賢亦可知已徐氏長沙大姓也代有聞者今君兄弟益能充其經笥連瞻鄉國而諸孫森然秀如立竹其榮名顯仕可拱手而取也易年八十矣明見毫髮指便鍼椎無老人昏罷之態於戲此亦天之所以佑賢者與

蕭母趙太孺人七十序

昔晉史載陶侃欲仕無津鄱陽范逵造之其母截髮髮市酒以待逵逵去稱於廬江張夔而侃仕遂達唐史言王珪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微時母李嘗曰而當貴但未知所與游者何人耳偶房杜過其家李闖大驚促具酒食謂珪曰二客皆公輔才汝必因之貴矣其後珪果以二人顯杜子美稱其曾老姑爲王尙書婦大業之末尙書與房杜交房杜在門其姑竊窺知其英俊亟翦髻鬢爲之具食而尙書以成大名其事見於其詩者甚詳此三者事頗相類而唐書所記與子美之說疑卽一人柰何史言李氏子美言杜氏史言珪母子美言珪婦意子美敘其家人親戚不應有失則宜爲杜非爲李也然杜與李是否何足論子獨怪其以一婦人邂逅而識英豪以一杯酒階夫與子於風雲也予官於朝每江南人

來京師者輒言瓜步蕭養真之賢客舍其家如歸後子使
江南一借館馬酒醴潔豐下至童僕無不厭飫問其所由
繫其婦趙之爲也近又交其子啟元於京師其禮數視父
彌稠問其所由翳其母趙之爲也於戲俗謂今世罕賢婦
人若趙與二媛豈有異哉然二媛所飲食者僅一二耳乃
其夫與子竟託以顯若趙母之所飲食者夥矣養真牢騷
布衣啟元低倉五斗絕無有張而振之者此豈趙母徒有
好客之概而其知人之智尙不及二媛耶彼晉之東隋之
季也百變磨淬豪傑興焉今天下之平久矣庸人足以富
貴而精英漸消世無房杜范逵趙母將柰何哉然大抵賢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六

與賢相感房杜范逵豈適造也亦陶王之素感之也養真
父子誠賢安知如房杜范逵者終不值乎趙母雖七十矣
耳目愈聰且明值則自能識之子將往來其家以觀焉

疏理成編序

余嘗怪王介甫不善學管氏而好以其言肆也曰富其家
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使
爲家者但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不入焉雖盡得子
之財猶不富也嗟夫古今之言財計者至衆矣苟未能執
通施御司命而漫試其身於彊釜以祈收斂人之倦卽闔
門而與其子市豈易易哉我國家邊計莫大鹽筴而兩淮

尤鹽筴之盛劇者其言自宋元以來猥雜無專家而國初如耿清惠周文襄及近世龐都御史皆以清理鹽法聞及讀其所條刺設施實反復茫然不得其解是鹽法在二五十年間匪惟觀成乏人卽求所謂杼柚於懷苕發穎豎述成言以啟丹冊者無有也惟無成蹟又無成書故終今以來或仰瓠而鑽拘或懷絃而膠鼓相牽茫然視鹽官爲不得其解之官愈益視鹽法爲不得其解之法畜賈無以磨其本而威福吏日以豪其奪致使撲地沸天之業無兼辰瀟歲之資傷哉兩淮如此景象其奚以問國計之工楛爲余友袁君抑之貞明彊固國家之才力臣也其爲學有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元

經術明於大誼尤貫窵百氏原本六經冀一吐其奇於玉衡泰階之上宏輔時政而先以土苴小試於羈邑間令聞令望響若坻隕顧其宇泰空明恥爲俯仰用是二十年來不獲以其材典彝常之盛而分邊面之憂維抑之以介以和胸中寬靜如一日也迨任計曹綜理鹺政於軍需於商困有隱憂焉於是密圖大方惇率常憲條爲十議以上之蓋琅乎圓府之舊章經國之讜論上遽報可而下其奏於廷抑之始奉特遣之旨以兩淮疏理往余是時甚爲兩淮嘉甚爲疏理危之矣管氏以仲父之尊惕大慮而容小白經營三十年僅得稱有海之國焉劉士安任職久勢軋宰

相要官華使半出其門奔走名利使不得有所訾短而僅乃得上六百萬緡於縣官我朝自成宏以來奉命疏理者率皆地卿使相之重且竊威柄任械數以行乎其間其有成蹟與否人無有得而訕謫之者乃臬憲勢出御史下而又以其身處於謗嫉高張之秋以料理大壞極敝之事甚矣疏理之難爲也卽饒爲之慮其或矯枉而過直也居無何側有所聞於兩淮則綱法立矣袞搭解矣超掣行矣借庫補矣未兩期而入太倉者二百二十萬矣給塞下者一百二十萬矣嗟嗟古稱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灑乎天下滿而不見其塞聖哲之作用是固然耶然不有曰不行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其野不違其馬乎是何盡折羣情獨行智匠而且也於旬日之間爲之舉長裁大出死斷凶皆取定於俄頃而神無滯用均辨調和之至而莫知其所以然篲汜畫塗輩若是耶雖然吾嘗聞其言矣其言首嚴王伯之溪辨明法令之本而至云所用之人全是當年作弊之人所用之法全是奸商作弊之法舉明主之所擇與仁人之所務白者一旦用如流水簿乎方而鞞乎圓論至此則未嘗不廢卷三歎息恍然悟夫羿之爲道非射也奚仲之爲功非斲削也有極溪研幾者孖焉又豈一二才力心計之士所得測其津涯而窺其牆仞也乎我朝鹽政凡三四變矣或一溉之功

不足以周邊腹或肩睫之守不可以權久遠而茲已大惠
溥於商大利歸於國大功莫絕於今古乃天下之人聞其
事者則卻而走讀其書者若惟恐臥是何嘗取其法而一
一昭晰之何嘗取其書而字字紬繹之未得其法中之一
事與其書中之一字而徒竊據流聞莫窺神用以斥錢穀
爲國華以病商賈爲卓識無怪乎其於鹽筴邊計終茫然
而莫得其解也頃抑之於報功之後彙其所著部議所立
綱法所處置食鹽諸事宜并其疏理始末若干卷合爲一
編垂之永久法爲成法書爲成書上有課績有成之玉音
下有覈實有成之疏覆其篇中指掌利害量計本委蓄盛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藻發昌言蓋富彊之軌事於是爲備矣抑余嘗觀莊生之
書於疏理者竊有悟焉從古英雄救世用其識會以入籠
入細有餘也而又必有可爲之術有可爲之時以無厚入
有閒而後恢恢乎其有餘也鹽法一壞於正德浮課再壞
於嘉靖邇者丙丁之際養至一百八單物極則返是鹽法
之一閒也是時朝士爭譚鹽法乃所見無非鹽法者而抑
之以超掣批大卻以疏積導大窾提十綱之旨繁而因赤
簿之固然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旣不若墨官之割折又不
犯奸固之大輒多予多取轉輸絡繹而抑之若新發於硯
當楚鹽有加價之議食鹽有病綱之愬其恍然爲戒者備

嘗之矣迨物論冰銷輿情理解在朝在野翕然誦休而其
提刀而立躊躇而滿志者是蓋輪扁所不得言非無厚而
能若是乎而使抑之以吮嘔繩墨疏也以拷掠桁楊疏也
以利於邊滯於腹利於腹滯於地方利於今日滯於持久
疏也而又或鼎食規行糜大官之歲月秋荼夏日遺手口
之煩冤可謂無厚乎噫爲善無近名安知後之人不有讀
是書而譁爲異論者善刀而藏此抑之所爲摧撞而息機
也特謂聖明在上國家多難大音之解微何獨鹽筴一事
而使疏理者徒抱是書以終天下事日非矣予忍乎哉

10517

李文莊全集

卷六 序下

三

